

啊，父老乡亲

贾兴安 著

Fellow Countrymen

啊， 父老乡亲

贾兴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啊,父老乡亲 / 贾兴安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404-8027-1

I. ①啊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6246号

啊,父老乡亲

A, FULAO XIANGQIN

作 者: 贾兴安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策 划: 张爱华 汤亚竹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 苏日娜
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970mm×680mm 1/16

印 张: 25.25

字 数: 34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027-1

定 价: 48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- 001 ○第一章 车内，除司机之外，还坐着新上任不久的宁安县女县委书记何春红，以及陪同她下乡考察调研的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宋云峰。何春红是一个多月前来到宁安县任县委书记的，目前正挨着到各个乡镇考察，熟悉掌握情况……
- 026 ○第二章 我的思路是，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什么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只跑不送，暂缓使用；又跑又送，提拔征用”的恶习，坚决执行中央新的干部任用条例，不打折扣不讲价钱，不走样儿不变形……
- 053 ○第三章 如果县委不支持我、何书记你不理解我，得罪的恶势力再四处告我的状，我三个王天生也干不下去也干不到头儿，也会像前任书记那么不得善终。所以，我这不是在为个人提条件，我是在维护我们党的权威和我们乡干部的尊严……
- 080 ○第四章 正生气时，党校辖区派出所给他汇报了这件事。他觉得这是给党校弄事再好不过的机会了：党校学员嫖娼，是何等的影响恶劣！学校和校长失职，说不定还得给校长弄个处分背着……
- 105 ○第五章 电视台有一个副台长，平时跟王局长走得非常近，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关系。反正这台长每次来局里找王局长，

王局长都要把他送到楼下，还点头哈腰的……

128 ○第六章 市纪委一位副书记答应，如果公安部门重新报来材料，认定胡文东的嫖娼不能成立，市纪委可以撤销要求县纪委对其处理的建议，但是，公安部门的违纪问题必须严肃处理……

152 ○第七章 我们的党员、我们的官员，如果不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上，不能坚持宪法法律至上，谈何忠于国家、忠于党呢……

177 ○第八章 我之所以这样考虑，是在我老领导贺局长嘱咐下，让我对你的问题慎重处理，说白了就是叫我网开一面，还有看在你父亲和耿县长父亲的这份从前的情谊上。明说吧，贺局长对我有交代，我要尊重我的老上级、我的老领导。所以，我才自己来摸情况。你的情况很严重啊……

202 ○第九章 你看那电视上、报纸上、网络上，隔三岔五就揪出个大老虎，有的还是中央委员，什么部长、省委书记、省长、将军，多了去了，这你都知道。他们官大不，事大不，背景深不，关系多不？照样拿下，照样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……

227 ○第十章 王书记，没有你，我胡文东今天站不到白坡乡政府大院里，早就是个被“双开”的人在社会上流浪了。如今，这点小事，比起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又算个什么啊……

254 ○第十一章 正人先正己，我连自己都正不了，还有脸再去当这个官吗？不，不能当让人戳脊梁骨的昏官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听你们的是尽了孝道，不听你们的是忠于职守……

280 ○第十二章 焦主任对王天生敬重，是因为王天生曾为他的过错受过处理。那年，焦主任在县委信访办工作，受命去省城接回甜

水乡上访的一对母女。本来带回来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可在途中，他听母女俩诉说长期被恶霸村主任性侵犯……

304 ○第十三章

我也跟你汇报过他的问题，纪委也掌握他的情况，可以说是老百姓看得见的腐败分子。我撤他的支书，他不服；要开除他的党籍，耿县长叫他跟我一块喝酒，说这是自己人。公安局贺局长也叫我给他面子，甚至还说，不能把他送进大牢。你说，这两个都是我的领导……

328 ○第十四章

嘴上说得好听，可就是不办事，看样子是拿他公安局长的面子不当回事。耿县长也跟他谈起过保留申保国的党籍的事，他也是不听，拿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再想想白坡村的案子，自己那么上心，说办就办，还得罪了一大堆人，给他天大的脸，就是为了有事让他行个方便……

356 ○第十五章

一方要求我们严惩凶手为死者报仇，一方要求严惩凶手为伤者申冤。所幸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，但影响很大，已经惊动了市委和省委，市委领导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……

377 ○第十六章

何书记握住王天生的手，昂扬地说：“市委组织部、市纪委的领导都来了，在后面车上呢。我现在通知你；马上回乡政府听候新的任命。然后，到省里参加全省基层党建工作会议，会上省委书记要亲自接见你。”……

第一章

1

初秋时季里的一个上午，天空虽然晴朗，但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霭。升高的太阳像鸡蛋黄儿似的有点儿浑浊，远处的景物稍显朦胧。有微风从西北吹来，树木和植物轻轻摇曳。空气干燥，温度微凉。

一辆较旧的帕萨特轿车在乡间道路上缓缓行走，路上有些颠簸，尘土飞扬。

车内，除司机之外，还坐着新上任不久的宁安县女县委书记何春红，以及陪同她下乡考察调研的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宋云峰。何春红是一个多月前来到宁安县任县委书记的，目前正挨着到各个乡镇考察，熟悉掌握情况。今天，按照事先的安排，是去距县城九公里外的吴侯乡进行调研。

前面是一个村庄，车渐渐多起来，车子行驶缓慢，很快就被堵住了。村头簇拥着很多人，像是在围观什么。

宋主任下车后前去观察情况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坐到车上对何书记说：“这个村，叫孙家庄，就归属你一会儿要去考察的吴侯乡管辖。情况是，县里有位局长的一个亲属，盖房子时，违法在村幼儿园旁边侵占公共事业用地扩大住房面积。乡里的一位副书记，现在正带着乡干部和城管所的人还有推土机，要给他推倒铲平呢。村里的人，都跑出来看热闹了，所以就把这条道儿堵死了，看来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。”

“噢？”何书记挑挑眉头道，“原来是乡干部在拆违章建筑啊！”

宋主任说：“是啊，不知道得折腾多久道儿才能通，咱不行绕道吧。从村外，还有一条道能过去。”

何书记问：“知道是什么乡干部带队在现场吗？”

宋主任说：“听说是副书记王天生，但我没见他，听村民们嚷嚷着说的。”

何书记往外看看，又看看手表道：“时间还不晚，咱出去看看吧。既然有乡干部在场，还是个副书记，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，这也是工作啊。但不要声张，咱就悄悄站在一旁看好了。”

司机把车往路边靠靠停下，何书记和宋云峰下车后，向前面的人群走去……

人群簇拥的大街上，在一栋垒了一人多高的建筑前，一位个头儿不太高、略显消瘦、留着平头、大约四十多岁的汉子，站在推土机前面一侧的踏板上，大声对村民说：“乡亲们，都往后闪一闪，注意安全……”

围观的村民纷纷后退。

这汉子跳下推土机，冲司机一挥手道：“师傅，加油门，给我推！”

突然，从旁边闪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踉跄着跳到了推土机前面，喊叫道：“谁敢推，我跟谁玩命！”

推土机见状赶紧刹车。

只见这老人站在推土机的铲头前，指着这汉子气冲冲地吆喝道：“王天生，你这个天杀的，为什么要推我的房子？”

在老人身旁，还站着一位年轻人，双手把铁铲横在腰间，气势汹汹地端着，像是要随时冲上去。

围观的村民，包括站在人群外面的何书记和宋主任，都把目光聚集在了王天生的身上。

何书记低声问身边的宋主任：“这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吴侯乡的副书记，叫王……”

宋主任说：“对，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说过的那人，名叫王天生，吴侯乡的党委副书记兼人大主席。”

何书记有点担忧地嗫嚅道：“看着可是文质彬彬的，像个书生。这么大场面，他能行吗？能控制得住这么大的局面吗？”

宋主任叹口气：“村里老百姓的事，难缠，不好说，看看吧……”

这时，只见王天生质问老人道：“我说大叔，你给我说说，你盖房子的地方，是你家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是我弟弟批准的。”

“你弟弟？你弟弟不就是村支书胡海义吗？”王天生说着，冲人群大声吆喝道，“胡海义！胡海义在哪儿？你给我站出来！”

名叫胡海义的缩着脖子、耷拉着脑袋从人群里钻出来，躬身站到了王天生面前。

王天生指指老人，严厉地对胡海义道：“你自己动手，把你姐夫给我拉开，拉到一边去！快点！”

“好，王书记，我听你的。”胡海义点点头，转身冲老人小声道，

“姐夫，别闹了，这是乡里的王书记。”

老人仰着脸，硬着脖颈说：“哼，什么王书记、张书记？不就一个芝麻大的小乡官儿吗？你说，是乡里的书记大，还是县里的局长大？你给城里的小五打电话，他可是局长！我是他亲叔，让我小五侄儿给这个姓王的下个令！”

胡海义用手捅他：“姐夫，咱没理，论职务他们一般大，小五管不

了王书记。快别闹了，多丢人现眼……”

老人歪着头喘气：“你们个个吃里爬外……我就不动，让他姓王的轧我吧……”

只见王天生锁紧眉头，就地转一圈儿，突然跳到一堆砖头上，又往高处站站，稳住身子后，大声吆喝道：“乡亲们，这房子盖得超出的地方，是哪里的地方啊？”

有不少村民们喊：“幼儿园的地方！”

王天生又叫道：“他孙家该不该占？”

村民们齐声说：“不该……不该……”

“不该怎么办？”

村民们都不吭声了。

王天生又说：“侵占集体用地私自扩大建筑面积，属于违法行为。这道理乡里干部包括我，都给孙大叔你讲过多少遍了，可就是不听，一意孤行接着盖。谁说也不听，无法无天，大伙儿说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村民还是不吭气，直勾勾地望着王天生。

王天生挥挥手，果断地锐喊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推倒铲平它！不管是谁，有多少关系，违法抢占公共用地，讲理不听，无理取闹，就得强行制止！推土机，给我上！”

推土机再次轰鸣起来。

突然，从老人身边的人群里冲出一个年轻人，举起铁锹就朝王天生挥去……

王天生眼疾手快，猛然一个侧身，只见铁锹的侧面划过他的肩头，将他的夹克“刺啦”挑开一条口子。他顺势挥起双手，一把夺过铁锹，想扔出去，但一看四周都是人，重重往地上一插，厉声道：“这小子行凶打人，给我抓起来，铐走！带到派出所去！”

派出所民警连忙上前抓人。老人见状扑向年轻人，摊开双臂护住了他：“好，好，我输了，放了我儿，你们拆吧……”

王天生眨眨眼睛，一手捂住自己的肩膀，冲民警们道：“罢了，看在老人说情的面子上，放他一马，先不抓了。推土机给我上，全部给我推倒、铲平……”

在推土机剧烈的轰鸣下，一人多高的砖墙呼呼啦啦倒塌了。

围观的众村民一阵欢呼，鼓掌为王天生叫好……

何书记在外面看得惊心动魄，额头上有汗渍渗了出来，轻声问宋主任道：“好家伙，真硬朗的乡干部，我头一次看见，他叫王什么？我忘了。”

宋主任说：“王天生。”

何书记点点头：“嗯，王天生，这回记住了，天生胆大？看着弱不禁风，还真有魄力和能力啊，具体职务？”

“吴侯乡党委副书记兼人大主席。”

何书记问：“这不是正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正科三年多了，口碑不错。一会儿到乡里调研，你可能还会知道得更多……”

2

一辆警车呼啸着警笛，穿过嘈杂的街道，急速向该县白坡乡政府大院驶去。

街道上，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、摊位、乱停的车辆、喷着黑烟的农用车……

街道两侧的商店门口，高音喇叭此起彼伏。

“宁安县白坡乡人民政府”白底黑字的牌子，显得陈旧，油漆斑驳。

警车从远处的街角拐过来，虽然响着警笛，但街道上的人群像听不

见一般，仍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
派出所的于所长一边鸣喇叭，一边从车窗里探着脑袋避让行人。

警车驶入乡政府院里停下，于所长跳下车就喊：“邵书记！邵书记！”

张副乡长和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周翔、秘书史强跑了出来，一看是于所长，忙迎上来问：“于所长，什么事啊？”

于所长紧张地说：“张乡长，所里刚刚接到报警，说是白坡煤矿的董事长霍根喜，被蝎子沟的村民扣押了。邵书记呢？赶快跟我一块去处理吧……”

张乡长说：“邵书记病了。”

于所长一怔：“那怎么办，这事儿总得有个乡领导出面吧？”

张乡长一脸苦相道：“于所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邵书记病假，乡长没有，管这事的副乡长胡文东在党校学习。乡里就我一个人，而且，还是带病上班……”

于所长有些不耐烦了：“随便你怎么说，乡里总得去个人吧。老百姓要是提出什么条件和要求，总得有个乡领导在场拍板吧？”

张乡长叹口气：“于所长，问题是，我这个副职说了不算呀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反正这事儿我跟乡里汇报过了。”于所长扬扬手，返身拉开车门，不满地瞥张乡长一眼，“当领导的，遇见个事儿推三阻四的，躲得比天都远，像个什么样？”

这时，一个剽悍的中年农民开着一辆农用车，“突突突”地闯进乡政府院里，恰好堵住了警车倒车的位置。

史秘书见状大喊：“崔大田，你长眼睛没有？堵路了。”

崔大田刚将车熄了火，只好又重新启动把车开到一边。他看一眼张副乡长，粗声大气地问：“邵书记呢？我找他！”

史秘书说：“邵书记病了，没来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崔大田停好车，径直向挂有“书记”牌子的办公室走

去，边走边锐声喊，“邵书记，邵书记……”

史秘书小声问张乡长：“你看，崔大田又来了。你还不如跟于所长去蝎子沟处理煤矿的事呢。这儿，由我和周主任来应付。”

“好吧，你在家盯着，我跟于所长走一趟吧！”张乡长无奈地点点头，跑两步拉开车门，上了警车，“于所长，走吧，我跟你去。”

史秘书追上来，把一瓶速效救心丸药塞进车窗：“张乡长，记住吃药！”

警车开出乡政府大门。

名叫崔大田的走进乡党委书记邵金明的办公室，只见屋里空空如也，除了桌上有一部电话，其他到处扔的是生活垃圾和丢弃的报纸杂物。

崔大田拧紧眉头，瞥一眼房间，转回身，冲着院里大喊：“邵书记，你在哪儿？你又搬到哪个屋了？妈的，狡兔三窟……”

周翔闻声走过来，瞪着大眼道：“崔大田，有点儿素质行不？都在上班，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喊？”

崔大田不屑一顾：“上个屁班？你们除了打牌喝酒，还能干什么正事！”

周翔指着崔大田怒斥：“崔大田，你还是个村主任呢，怎么这么说话？像个二赖子。”

崔大田眯着眼睛，鼻子里哼一声：“切，我不跟你废话。邵书记答应我这个星期去申家庄解决土地流转和分配宅基地的事，可一直没见他的人影儿。我今天过来，就是要问问他，我们村里的事，他到底是管还是不管？什么时候管？”

周翔说：“邵书记有病，在县城住院呢。”

崔大田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上班？”

“等病好了呗。”

崔大田翻翻白眼：“怎么着，我也是个村干部，你们就拿我当猴耍吧。我可告诉你们，如果乡里再不解决申家庄的问题，我们就告到县里、

市里，我崔大田就不信，共产党就管不了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申保国！”

说着，崔大田跳上农用车，发动起来，歪着头开走了。

史秘书走近周翔道：“就他这脾气，比驴强不了多少。”

周翔唉声叹气道：“是啊，也真是急眼了，一直要告他们村支书申保国贪吃多占，还有小商品市场土地流转和村宅基地的一些事。这申家庄也真是，问题确实比别的村子多，弄得村里人天天来闹事。”

“周主任，你说咱这邵书记是真病了，还是撂挑子不干了？”

周翔苦笑着摇摇头，撇着嘴说：“唉，别说是他了，提起这个我都头疼，我都想撂挑子了。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，谁受得了啊……”

史秘书小声道：“周主任，我问过县财政了，人家说咱工资一分没少，月月按时拨，谁知道财政所马所长把钱用到哪儿去了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中年汉子从大门外跑进来，冲着院里大喊：“有人吗，乡里有人吗？快出去看看吧！乡政府的牌子让人摘走了！”

周翔和史秘书一愣，站起来向外跑去。

其他乡干部闻声，也都跟着跑了出来。

乡政府大门外，只见崔大田一手夹着牌子，一手驾车，正要往远处行驶。

史秘书大喊：“崔大田，你停下！把牌子放下……”

崔大田回回头，大声回应他道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种红薯。你们不为老百姓办事，还要这个牌子干什么？拜拜……”

随后一加油门，农用车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之中。

史秘书等人回头看看空空的门墙，无奈地摇摇头苦笑。

3

于所长和张乡长乘着警车，在通往位于蝎子沟煤矿的山道上鸣笛

行驶。

张乡长显得有些紧张，他看看副驾驶员位置上的于所长，忧虑地问：“于所长，你不行跟县公安局联系一下，一旦咱们去了，他们还不放人，县局能不能派特警过来支援一下？”

于所长说：“早联系了。县里说，先把情况摸清楚，别动不动就抓人。如果真有必要，也会支援的。”

“也会支援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模棱两可的话吗？唉，不靠谱啊！”

警车到蝎子沟村口后，进入山道并拐向了一条大沟里……

透过挡风玻璃，可见远处有一些煤矿工人迎着车跑过来。

警车停下来，于所长和两名警察以及张乡长都先后下了车。

一个工人跑过来：“是于所长吗？我们是白坡煤矿的。”

于所长问：“是你们报的警？”

“是的。”首先搭话的那个人自我介绍道，“我姓吴，是白坡煤矿的副矿长。”

又他指指身后两个人：“这是矿上的陈技术员和韩技术员。”

于所长指指张乡长，介绍道：“这是乡里的张乡长。”

张乡长忙说：“副的……副的……”

于所长冲吴矿长道：“说说情况吧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好吧。”吴矿长说，“是这样的，我们董事长见许多人围到矿上来要赔偿款，怕工人和村民发生冲突，就主动跟他们来到了矿井现场……”

于所长打断了吴矿长：“长话短说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人关在哪儿？”

张乡长附和道：“是啊，人关在什么地方了？有没有危险？”

吴矿长说：“人被关在一个叫王二黑的家里，已经几个小时了，说是煤矿不答应赔偿，就不放董事长回来。”

于所长挥挥手说：“走，去看看！”

一行人在吴矿长的带领下，沿着沟道向前走去。

吴矿长和两个技术员走在前面，于所长和两个民警居中，体胖的张副乡长跟在后面，气喘吁吁地走在一条半人工半自然的陡峭斜坡上。

一群孩子从拐角处冲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喊：“警察来了，警察抓人来了！”

在孩子们的吵嚷声中，村民们聚拢过来，跟在左右。

人群走到王二黑家门前。

王二黑是个粗壮矮实的汉子。他从院里走出来，回身用一把大锁把院门锁住，然后转过身，看着走过来的张乡长及于所长他们。

于所长和张乡长走到门前，四下打量了一番，问：“谁叫王二黑？”

“我！”王二黑把膀子一抱，冷眼看着于所长他们。

这时，一群村民也都围在旁边看热闹。

于所长问王二黑：“有人报警，说你们把煤矿董事长霍根喜扣押了。”

“放屁！”王二黑骂道。

于所长瞪眼怒斥：“王二黑，你怎么随便骂人？嘴里给我干净点！”

王二黑啐口唾沫道：“谁说瞎话，我就骂谁！”

“你没扣人，矿上会报警？”

王二黑说：“要不我骂他们放屁呢？霍根喜是自愿来谈事的，这叫扣人吗？”

“既然你说你没扣人，那就赶快让霍根喜回去！”

王二黑狡黠地笑笑：“嘿嘿，你别着急啊！咱这儿的老百姓是好客的，有吃有喝，保证亏待不了他这个大老板……”

“你这是无理取闹！我告诉你王二黑，扣人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王二黑淡淡道，“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和霍根喜矿主正在谈事，谁请你们来的，你们就去找谁，别在这儿扰民。”

于所长和颜悦色说：“王二黑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和矿上谈什么事，你必须先把人放了。如果不放人，性质就变了。”

“行了，你别拿大话吓唬人。”王二黑说，“矿上挖煤已经挖到我们老百姓家的住房下面了。如果房子塌了、伤了人，性质变不变？矿上要不要负责？”

张乡长说：“这些问题乡里会处理，你们不能想闹就闹，更不能随便扣押人质。”

“好，你说扣押就算扣押。”王二黑说，“你今天带着警察，不就是想来抓我们吗？来吧，抓吧，抓吧！”说着，两手并拢，朝张乡长身上靠。

张副乡长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。

于所长迎上一步，挡在张乡长前面，厉声呵斥道：“王二黑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没想干什么？你们今天不就是来抓人的吗！”

于所长说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没有扣人，为什么不把人放出来？不放人就是扣押。赶快放人，不然……”说着，下意识把手伸向裤子口袋里的手铐。

“不然怎么着……怎么着？”村民们纷纷把双手合拢在一块，一哄而上，一齐叫嚷着，“要铐，就把我们全村老百姓都铐起来，铐起来吧！”

那些娃娃们也跟着拥上来，吵嚷着喊道：“铐起来吧！铐起来吧！”

现场混乱了……

张乡长、于所长，还有两名警察，被几十村民团团围住，有个别村民开始骂骂咧咧、推推搡搡……

张乡长头上开始冒汗，他被一个人推得身体晃了一下，脚踩到一名妇女脚上。

妇女大声尖叫起来：“踩死我了！没长眼睛啊……”

一个小孩儿在张副乡长身前一蹿，他下意识往后一退，险点摔倒。